

雪域愿望树

——追溯藏医藏药的心灵之旅

ཀུའུ་ཡུ་ལྟུ་ཤེས་ལྟུ་ཤེས་ལྟུ་

李晓林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雪域愿望树

——追溯藏医藏药的心灵之旅

李晓林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愿望树 / 李晓林著. —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80057-643-4

I. 雪...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280 号

雪域愿望树

李晓林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1092 1/16 印张: 19 字数: 31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SBN7-80057-643-4/Z·318

定价: 39.8 元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走啊走啊，走遍雪域高原，走近每位藏医大师身边，去聆听他们智慧而慈悲的声音。可能我永远也理解不了那些犹如来自上天的声音，那些启示录般的话语，但我要用笨拙的笔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传达给世人。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献给我的藏族同胞们

- 01.目录
- 04.序一 诸国本
- 06.序二 丹珠昂奔
- 08.序三 马丽华
- 10.缘起

NO.1

穿越时空 —— 愿望树根系何方

第一章 在岁月的天空下

- 15.随第一位藏族医学史博士追溯历史
- 18.藏医始祖老宇妥
- 22.不朽巨著《四部医典》
- 24.再溯源流
- 28.南派和北派
- 30.小宇妥和伏藏
- 32.26岁的摄政王桑吉嘉措
- 35.拉吉的誓约
- 39.大小五明的传承及其他
- 43.世纪之交的西藏热

第二章 身体是天堂般的净土

- 46.打开人体小宇宙的一扇门
- 49.怎样使身体重新平衡
- 54.唤醒心灵
- 58.雪山的药材有日月之力
- 68.布达拉宫广场的藏药材市场
- 70.甘露精华藏成药
- 75.藏医药的“异化”（之一）：宗教与精神
- 77.藏医药的“异化”（之二）：科学与艺术

第三章 东方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

- 84.西方：寻求另类生计存活的可能性
- 90.藏医药是如何进入西方视野的
- 96.2000年：拉萨纪事
- 100.走出国门的藏医药
- 103.传统医学的命运
- 106.中医药的前车之鉴

NO.2

乘愿再来——愿望树万古常青

第一章 现代藏医大师

- 115.钦饶洛布：从“百结者”到新中国第一位藏医院院长
- 118.强巴赤列：与我同行，便是帮我
- 129.嘎玛琼培：穿过军装的“金刚”
- 133.措如·次郎：让名贵藏药重见天日
- 140.次成坚赞：每个人心中都有日月星辰

第二章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

- 罗达尚和杨克生：平民学者的喜与忧.148
降边嘉措和多识：学者与活佛的见识.152
王镛与蔡景峰：从1975年新华社一份内参说起.154

第三章 把心带回家

- 雷莉芳寻找一块“牛皮”.157
奇正的奇迹.164

NO.3

走遍极地——愿望树荫及众生

第一章 内地的风和雨

- 北京：从雍和宫到藏医院.171
五台山：内地喇嘛教的总祥林.177

第二章 青海也曾是片海

- 河湟谷地：一条民族长廊.181
塔尔寺的曼巴扎仓.184
金河现象启示录.187
穆斯林中的藏医郭尖措.194
三江源头看藏医.198

第三章 敦煌和丝绸之路以外的遗产

- 拉卜楞寺的曼巴扎仓.206
图布旦和本考：父与子的道路.211
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216

第四章 香格里拉：在虚拟与现实之间

- “香巴拉”和“香格里拉”.221
从第一次炮制佐台到“香格里拉藏药原产地”的认证.225
眺望梅里雪山.231

第五章 在内蒙古大草原

- 风吹过草原之后：蒙医的诞生.237
150年前法国人的记录.241

第六章 川西大地

- 藏族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244
甘孜的第一个藏医叫“冲巴”.250
嘉绒藏区藏医药演绎.254
若尔盖的旦科.257

第七章 回到西藏

- 穿越青藏公路第二次进藏.262
在圣地中心.265
地球最后的秘境.269
藏东南的茶马古道.272
日通的乡间和香堆的废墟.274
西向阿里.281
与“麦格隆”丹增旺扎在一起.287

后记.298





序 (I)

诸国本

1200多年前，青年时代的杜甫登上泰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24米，突兀峻拔，雄伟壮丽，在辽阔的齐鲁大地，有拔地通天之势。所以孟夫子就说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峰峦之巅、五岳之首、名山之冠。

但如果你到过西藏，见过耸立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地球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如果你到过青海，在果洛草原见过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如果你到过云南，来到香格里拉，看到过挂着蓝月亮的梅里雪山，其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那么你的视野便会扩大，心胸更加开阔，对杜甫的诗句也会有所反思。1991年1月3日，卡瓦格博发生巨大雪崩，17名中日登山队员全部遇难，此事震惊了整个世界，卡瓦格博成为至今无人登顶的山峰。而从1953年5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1200多位登山者在珠峰顶上留下脚印。我国藏族登山队员桂桑说：“当我站在地球之巅仰望蓝天，享受大自然的拥抱时，多么的幸福！这是人生苦与乐的浓缩。”

天下名山，自成风流，各有千秋。文化也是一样。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瑰宝，那是人民自己的心爱，自己的选择。文化如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是雨，滴滴雨水自有千朵万朵的花瓣滋润吮吸。我们没有法子，也没有必要去比较泰山和珠峰谁更优胜；没有法子，也没有必要去度量孔子与桂桑的感受谁更动情。我只是想说，只见泰山，不见珠峰，是一种局限。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尊重，跟攀登众多的山峰是一样的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要学习并感谢李晓林先生。他的《雪域愿望树》一书全面地反映了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连绵山岭之中，藏医药的高峰具有何等巨大的魅力！李晓林是一个苗族青年，却在5年时间里18次踏上青藏高原，其中7次到过西藏，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区的深远腹地。他穿越时空，探究藏族的历史和藏医学的过去及未来；他走遍极地，访问有关藏医药的人文、地理以及一切相关人物和重大事件。他用文学语言介绍了藏医学的基本内涵，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报道了各地藏医药事业的进步，以巨大的热情记述了与藏医专家、学者、企业家的交往。从塔尔寺的曼巴扎仓（藏医经院）到阿里的冈底斯藏医学校，从藏医大师强巴赤列到现代藏药企业家雷菊芳，从狮泉河畔大片红柳树林的丧失到布达拉宫广场集贸市场每根冬虫夏草的价格，他都认真记录，如实描绘。他走访了几十所藏医医院，记录了其基本情况和著名藏医，使这部著作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和一定的文献性。

近20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继承发展民族医药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民族医

药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当代临床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组织专家开展对民族医药原著的汉译,以便使全国人民认识和利用民族医学。但总体而言,这项弘扬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人们对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壮、苗、瑶、侗、彝、土家、朝鲜族医学和回族医学等民族医学的认识显然太少。而李晓林的著作至少在宣扬藏医学方面极大地弥补了事实与资料的不足,为有心者叩启藏医药的学术大门提供了花径方舟。《雪域愿望树》的副标题是“追溯藏医藏药的心灵之旅”,这是李晓林对藏医药的心的感应和透过纸背可以触摸到的赤诚的爱。他来到梅里雪山的明永冰川,献上洁白的哈达,赤着脚,让足底踏在巨大的冰川上;他将脸紧紧贴在冰川上,亲近万古未变的冰原。从脚到头,想让晶莹剔透绿宝石般的冰川,带着刺骨的寒冷击穿他的身体和灵魂。“我在青藏高原上走啊,走啊,曾经总想着有一天在某个平常或者奇异的地方要找到藏医药的根,愿望树的根。其实,走过阿里,我似乎明白了:没有哪个具体的地方,也不是哪个个体的人,能成其为惟一的根。藏医的根,愿望树的根,就在藏族人生生不息的雪域极地,就在被世人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

李晓林在高原上穿行,时不时越过5000米以上的峰坡。幸运的他上到过平均海拔4000米的阿里,甚至在海拔3800米的拉萨甘丹寺用一条腿绕着天葬台附近约10多平米大小的玛尼堆跳行三圈。他是一个经过艰苦跋涉觐见过圣山的佛光和神灵的人,是一个在登山途中采摘过西藏大黄和高山红景天的人,是一个沉醉在草原的繁花丛中悠然寻梦的人,是一个钻进曼巴扎仓妄图“偷”经学经的人。李晓林说,“天地间都有数不清的触手可摸的寒星相伴,几乎让我有种半梦半醒之间的奇异感受。”这种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而又不乏浪漫色彩的创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藏医药的悠长历史和现实风貌,成为弘扬民族医药文化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在藏医学古典著作《四部医典》中,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比喻为三棵树。这三棵树形象地概括了藏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人们把它称之为愿望树。《雪域愿望树》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如果我们知道了泰山和珠峰,又看到了“满树盛开长寿花”的藏族医典中的三棵愿望树,我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认识会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这三棵树现在根植在作者的心底,连睡梦里也品尝着它的甜蜜的果汁。这三棵树如今也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三根共生九树干/树枝四十又七条/二万二四常绿叶/开花生出五异果。祝愿捧起这本书的读者健康幸福,吉祥如意!

2003年7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

丹珠昂奔

有一句让人已经说俗了的话：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乍一听这句话似乎是一句玩笑，但包含了规律和真理。昨天已经过去，追忆之，痛惜之，均无用处。但昨天是今天的基础，分析之，总结之，大有裨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记着过去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因为，“日子天天有，今去明再来”。然而，真的是“日子天天有”吗？真的会“今去明再来”吗？细究之，并不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以70岁计，便是70乘以365；若以100岁计，便是100乘以365。哪能还是“日子天天有，今去明再来”呢？到了，终会有“晚上脱了鞋，不知早晨穿不穿”的一天。人生的大哲理就在有无之间、存在与消亡之间。从无到有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在完成这个过程。同样，从有到无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也都在完成这个过程。“生”是存在之始，“死”为存在之终。生命就是从生到死的演进过程。“生”就是“身”（形）的存在。“身”（形）不存在，生命便归于无与虚了（唯物主义不承认有灵魂存在，而唯心主义则认为此时的人还存在，在处于虚而无形的灵魂状态）。人的悲伤在于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生命的存在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因此，生命对于一个人就显得无比珍贵；因此，无数的人（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在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和存在得更长在努力。

然而，一切生命过程和为生命的存在、存在得更长一些而进行的努力都充满着艰难和斗争。其中，有两大斗争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身病”——身体所存在的疾病。它是一切生命存在和延长的最凶恶的敌人。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二是“心病”——心理和思想方面存在的“疾病”。它同样是一切生命存在和延长的凶恶的敌人。“身病”是一个世界，“心病”也是一个世界；“身病”经历了从猿到人的漫长过程，大约“心病”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人类在与“身病”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积累总结经验，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治疗“身病”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在与“心病”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积累总结经验，也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治疗“心病”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两者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通常我们说“身心健康”就是这个道理。世界上有一千种民族，至少就有一千种治疗这两大疾患的理论与方法。千百年来，藏族人治疗这两大疾患的方法，一是靠藏医，专来治“身病”；二是靠藏传佛教，专来治“心病”。两者都取得了赫赫成就。李晓林的《雪域愿望树》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记者所看到的雪域高原的有关藏医的诸多事情，和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辛勤的脚步所走过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也可以看到作者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事件，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能看到古代藏医的煌煌功业，也能看到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医的迅速发展；既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对藏医事业的关心、支持，又可以看到藏族汉族藏医研究学者的协同努力……可谓繁花异彩，琳琅满目。尤其许多事都是作者亲历，更显得亲切、可信。

藏医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件小事：

大约在7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工作。有一天，我在牧场上见到一位30来岁的壮汉，脖子上戴一个吉祥结似的饰物，下端很显眼地垂着个小圆球。由于圆球是在红布里面（尽管红布已被汗渍污涂得近似抹布了），看不清是何物。彼时文化大革命还影响着草原，佛像、护身符之类都在“四旧”之列，早不允许戴了，许多牧民的帽子上、胸前也戴上了毛主席像。那时候谁敢戴佛像？除非他想玩命。那壮汉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猜了猜，猜不出来。

那壮汉说：“想不到吧，是藏药丸。”他说的藏药丸到底是哪一味藏药丸。由于当时的环境，我没有细问。他继续说道：“我要戴嘎乌（戴在胸前的佛盒），早就挨批了。可我戴的是药丸，防病治病总没有错吧。”接着他诡谲地瞅一眼用红布包着的“藏药丸”说：“别人不知道，你是老师，你该知道，这是宝物，是佛给黑头百姓的宝物。有病时它可治百病，没病时它就像佛一样保佑我。”在此以前，我只吃过散剂的藏药。它们全都是粉碎后的草药等，每次适量，全部吞服。而见到藏药的丸药，知道老百姓将它作为护身的宝物和救命的灵丹，那还是第一次。这件事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因为老百姓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最带有生活本质意义的东西（尽管他们不懂哲学理论）。以药防病，就是珍惜生命；以药当“佛”（象征），以“佛”养心，就是祈望生命的平安和宁静。

光阴似箭，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我从青藏高原来到北京。往事如烟，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迹是不可磨灭的。当我看到李晓林同志的书稿，我又回到了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一一浮上心头：欲哭无泪，欲笑又悲，浩叹之，感叹之……那些都是昨天的事。那个远远的昨天，无数像我这样的青年带着自己的“身病”和“心病”在艰难地挣扎。身是遍体鳞伤身，心是万箭穿透心。哭诉尚且无门，谁会来治我们的“身病”？！谁会来治我们的“心病”？！那时候，我和许多当时的青年一样，惟一无所畏惧的心智是：生命是宝贵的，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于是，我们没有放弃生命，没有放弃学习。即便在最悲伤的日子里，仍然拼命读书、背书。这种心境在作者的描述中我得到了共鸣：

“风中的噶藏根登就好像一尊雕像，显得十分宁静。他这样告诉雷菊芳：你的目标不是要走向前方吗？可是半路上突然横生出一丛刺人的荆棘，要伤害你。如果你想要把它挖掉，那会耗费你的时间精力。反过来说，它还可能做药材呢！不要去理会它。你需要做的是找到一块牛皮，用它将你的腿脚包起来。无论什么样的恶刺都伤害不了你。你就可以迈开大步往前走自己的路……”

这块“牛皮”是什么？我想，它是藏传佛教文化中普遍倡导的“宽容主义”（我将此归为藏文化精神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党曾经以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与“三座大山”开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因此对敌必须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不认为斗争哲学是个完全过时的哲学。但这一哲学思想（对于一些人已是铭心刻骨、不可更移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在普遍的国际社会中，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依然遵循绝对的斗争哲学好，还是建立“斗争/和平”或是“和平/斗争”的哲学思想、策略好，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但在人民中、在同志中、在家庭中，大概应该倡行宽容主义的。这一味“藏药”同样也是管用的，可以治一些人的“心病”。

生活之树常青。我们度过了昨天，无论如何，昨天是珍贵的。我们要创造明天。创造一个辉煌的明天，就需要身心俱健。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

我期望雪域藏医继续造福雪域，并造福中国，造福世界！我也期望李晓林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02年8月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局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四)

马丽华

一部《雪域愿望树》，是访问所得，阅读所得，观察所得，憬悟所得。《中国民族》杂志记者李晓林，以5年的功夫复加数以万里计的行程，将根植在青藏高原的这株愿望树，移栽于汉字的文本中。由此我们首先看到了作者的努力：不乏艰辛和困难一步步接近与进入的过程；重要的是由此我们看到了努力的结果。《雪域愿望树》如果还算不得传统藏医学古往今来信息集萃的话，至少为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读者设置了一条可供走马观花的风景线，抑或是提供了一方深入堂奥的敲门砖，以便将来充满兴趣的人们沿此拾级而上，尽可能迅捷一些地登堂入室。这一点似乎也符合作者的初衷本意。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由这部书发出的某种信号：在持续了若干年的西藏题材写作热之后，《雪域愿望树》无疑是西藏之外、专业之外的人书写西藏的深化之作，沿着自然与人文由表及里，开始了对于西藏文化地层的深入发掘。

态度是谦恭的，目光是仰视的，诚恳厚道文如其人，敬畏与惊奇贯注于全篇，就是这部作品的总体风格。与李晓林一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写作者是藏文化热心的欣赏者、学习者，自发的推介者和传播者。在对这部书稿的阅读过程中，我不时地与自己的见闻相印证，并举一反三地浮想联翩。我之所以从未专题涉笔于此，也许是比李晓林怀有更多一些的敬畏，以至于知难而退。的确，藏医学，包括与之密不可分的藏式天文历算学，是藏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华彩精髓，最具科学内涵的优秀部分，一株多么稀罕的花朵！它甚至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诊疗施治仅是其技术性的冰山一角。我在参观采访了昌都地区一位乡间藏医和他的藏医院、博物馆后，曾由衷感叹过，藏医更是以“文化”来治病的啊！

在西藏的这些年里，概括本人所看到的相关事实为：

藏医药在民间仍然盛行，藏医在百姓中享有崇高地位和声望，不仅因其医术高明，更因其智者哲人形象与高尚的医德医风；

作为主流的西医——现代医学，半个世纪前引进西藏，现在也已成为主流，藏族人民兼收并蓄，时常可见一边在打吊针输液，另一边请僧人念经的情景。有兼做藏医的活佛告诉我说，他教导人们，慢性病看藏医，急性病和需外科手术的看西医；

越来越多地听到了藏医药走出西藏，以其神奇的脉诊和疗效，在内地尤其南方都市的广州、深圳等地引发的热烈反响。为此我曾请教过藏医，得到的答复是，也许低海拔地区藏药疗效更佳，也与人们初次服用有关，与不存在耐药性的藏人服用西药同理，农牧民中间不是也存在着“西药崇拜”并旁及“听诊器崇拜”吗？

如果还有第四点，则与有限的个人经验有关：本人正是藏药资源的直接受益者。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由于内分泌严重失调，连年失眠，导致全身不遑几至崩溃，8年前仅靠饮用一种单方半制品——红景天粉剂，机体便得以调整，仿佛被重新“格式化”，健康保持至今。

罗列这类浅表的事实，似有实用主义功利化之嫌，不足以说明传统藏医学恢宏的构架和丰厚的内容。那么就请翻阅这部书的第一、二章吧。对于藏医学发端的追本溯源，是沿了一条漫长的路、久远的河的艰苦远足，起始处早已被宗教与神话云遮雾障，从而显得愈发神奇。透过这层神奇的光彩，我们仍能判断出藏医学历史之悠久，远在佛教传入藏地之前：最初的“神农”人物不仅遍尝百草，甚至遍尝百石。溪流渐渐汇聚成江河，代复一代的藏族先民以智慧使得愿望树在高原的冻土层里植根，在汲取了本土、中原与南亚的养分中开花结果，在利乐众生的教义中获取甘露加持。正像传统文化形态概由环境造就、文化即生活方式那样，藏医学拜赐于青藏高原的天籁，在另类的地域环境中开创了另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百川异源，皆归于海，不意间最古老的理念竟可与最现代的理念相契合。记得十几年前最初接触藏医学古典译作时，处处惊奇，惊奇之一便是自然大宇宙与人体小宇宙的息息相关。渺小的人体对应于伟大的日月运行和四季物候，宇宙之气流贯于人体之脉，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自然人事诸频共振，天人合一，生态平衡，是医学更是哲学。这也是天文历算何以包容于医学中，古今学习藏医术者必学仰观天象的原因所在。无垠的星空宇宙规律尽在小小的沙盘演算中得出，晴雨风雪乃至地震日月蚀，均在藏历中提前预告明示，真可谓神奇中的神奇。

尤其是,在SARS病毒首次袭击人类的非常时期,重温这一启示,似乎别有深意。我注意到了在现代医学领域前沿,人们对于纯技术手段进展的反思和质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小心翼翼地发问:抗生素和疫苗的诞生固然标志着现代医学的重大进步,在应对细菌病毒酿造的疫病灾难中取得了骄人成绩,但由此是否打破了病毒世界的动态平衡,是否人为地干扰了人类作为物种自然进化的程序?面对自然法则和自然选择的产物,强调适应是否比强调征服更得当些?究竟是何原因使人类不时地惹祸上身,致使名目繁多的瘟神此伏彼起,穷于应战?技术的边界和底线在哪里,怎样做才是真正科学的?而人类能否最终与宏观自然界和微观病毒界达成某种和解,以期共生共荣,并使得病原与人类免疫系统共同进化,和平共处——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太多的未知,就不可轻言放弃传统的智慧和经验;借鉴包括中医、藏医等等在内的各民族医学精神遗产,也许不仅仅有助于现代医学视野的拓宽。

《雪域愿望树》以尊崇的心情描述了相当一批如今活跃在高原藏区的藏医们,传统藏医学的薪火传承者,无论是开放的还是看来“保守”的,无不令人肃然起敬。通过他们,可以看到古老经验在当代的命运。从正面意义说来,传统藏医学在今天尽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得以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与中医所遭遇的困扰相同,由传统智慧派生的经验医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例如势在必行地面对定性定量、规范化和标准化诸要求。即必须用现代国际通行语言说明你自己,必须恪守相关国际公约,必须符合现代消费习惯,否则难以得到市场准入证。这一要求不仅使藏医藏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提上日程,以便应对一丝不苟的科学检验;不仅对于欲使藏医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愿望是个考验,即便在藏地本土行医给药,手工作坊制药,也存在着是否合法的问题了——卫生和药监部门的把关越来越严格,要做的工作繁重而艰巨。李晓林在昌都看到的那个乡间藏医院正在建设中的藏药厂,两三年后我再去时,才建不久的制药车间已经废掉,按照国家规定标准的厂房、生产流水线又在重新建设中。

让藏医药走向世界,造福众生,来自藏医医圣的谕示,何尝不是大多数当代藏医们的衷心所愿。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藏医藏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作为地域性特色经济开发,不止在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发展战略中作为支柱产业之一。近些年来,传统藏医学与现代科技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藏药正以全新的形象走出高原。初步的成果使人振奋不已的同时,本书也传达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青藏高原资源与环境的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来自不分民族的有识之士的共识:青藏高原作为亚洲的山之巅、水之源,其生态的优劣关乎自身更关乎亚洲乃至全球的环境变迁。而青藏高原历经数以百万年计的隆升(迄今仍在隆升过程中),高极植被已成顶极群落、终极风景,生态脆弱不堪人为破坏。相关警醒和呼吁在本书中比比皆是,无须在此赘言,更因一言难尽。总之我本人附议这个警示,主张对珍稀植物或目前看来尚属珍稀而不稀的植物也要讲求迹地更新,取与予并行,开发与保护从开始就同时设计,并且明确量化要求,作为法规明令实行。这一点不仅针对藏药生产部门,更是面向全社会的。例如虫草,例如红景天……

疾患与人类同行,病苦相伴人生。在佛家看来,无论富贵贫贱,每一生命个体无不是涉越生老病死四条河流的过程。在自然法则的总体宿命面前,古往今来的医学为生命质量的提高,已经和正在做着可贵的努力,使人生的无限花序常开常新。早年接触藏医学古典译著时,愿望树的形象扑面而来,是惊奇中的最惊奇。后来在藏医院,在藏医学院,乃至唐卡上、壁画里,多多见到了这一经典形象。“以树为喻宣医道,堪称精华根本典”,其实,它所宣示的也止于医道和健康长寿之道。从藏医学的标志性符号延伸开去,它已成为一个富含寓意的象征。我曾设想将它置换为民族之树、文化之树,也曾联想到它对于个体心灵与智性的成长,对于智慧、情感和事业同样适用。广及自然万象、人类众生,根深才能叶茂,善因结出善果。愿望树所昭示的,是天长地久,生生不息,是从善如流,和平安宁。

向古代智慧及其传承者举手加额。

为传统医学的当代新生衷心祝福。

2003年6月11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

自1994年4月以来，我一直关注着光彩事业。它作为民营企业配合和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的活动，按照“自觉自愿，互利互惠，义利兼顾”的原则和经济规律，通过投资开发，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也使民营企业自身得到发展，是利国利民、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在我接触的投身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家中，有轰轰烈烈的，有默默无闻的；有真正乐施好善的，也有只享受优惠政策而不办实事的……光彩事业，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等公益事业有很大不同，除发起人、参与者的主体为民营企业家外，最大的区别在于运作方式的市场化。

我想用自己粗拙的文字，来记录20世纪末期开始的这件大事，同时希望能找到真正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此时，奇正公司的雷菊芳进入我的视线。

不曾想我后来完全改变初衷，写作对象从光彩事业转移到藏医藏药，聚焦于雪域高原。光彩事业成为我与奇正和雷菊芳之间的桥梁，中央统战部的王永乐局长搭建起这座桥。而再往后，奇正和雷菊芳又成了我与藏医藏药之间的桥梁。这一切，都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缘分！越往后，这种体会越强烈。

1998年5月，国内各大媒介都报道了第2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上奇正公司获奖的事。西藏自治区惟一参展成果——林芝奇正藏药厂的科技专利产品消痛贴膏摘取发明奖金牌，实现西藏科技成果在国际上零的突破。权威人士评价道：这是西藏进步与发展的具体体现，掀开了藏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重要一页。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听取奇正公司董事长雷菊芳等人的汇报后，高兴地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藏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们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藏医药是逐步地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广泛传播、推广。奇正的工作很有意义。衷心希望在更大范围内更好地发展和创新藏医药，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此时，奇正公司邀请我参加6月上旬他们在西藏举办的藏医药研讨会。据说国内藏医界的许多权威人物将出席会议，那是一次医术高深的活佛和藏医大师的聚会！对此我虽然很有兴趣，但根本就没想到它将对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我期待着这第二次西藏之行。早在1991年3月，我曾前往拉萨等地，采访报道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

6月8日，我在拉萨见到雷菊芳。她过于朴素，朴实得不像个大老板。而她又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她正为几件大事奔忙：在拉萨举办首获国际金奖汇报会；做争取公司上市的准备；将在林芝地区米林县原始森林中的山洞里，举办藏族医圣和药王宇妥·云旦贡布雕像的揭幕仪式，同时以奇正所属的宇妥藏医药研究所名义举行藏医药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这些德高望重的顶尖高手有：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原院长、国家级专家强巴赤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医院主任医师旦科，青海省藏医院名誉院长尼玛，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藏医院主任医师唐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图布旦，西藏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所长旦增扎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医院副主任医师柏玛旦增，西藏山南地区藏医院副主任医师嘉央伦珠，西藏昌都地区藏医院副主任医师泽仁多吉，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主任医师旦增平措……

除上面提到的各位，当今藏医药界的权威人物还有：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院长措如·次郎，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天文历算大师次成坚赞和藏药学专家嘎玛琼培、自治区藏医院院长占堆。很遗憾，他们因故未能出席这次研讨会。

能够把这些高人汇聚在一起，相当了不起！让他们圆终身的梦想，实现一个宿愿——去医圣老宇妥1000多年前诵经修行、授业传医的修持地祭拜，更是藏医界历史性的大事！这些人的身价以及集合到一起的不容易，也是我在这以后采访写作本书时才逐步体会到的。

在西藏的那些天，能感觉到雷菊芳的心思全放在这件事上。她似乎要穿越时空，用心把医圣老宇妥与这些藏医，与现代藏医药事业紧紧地连接起来！

而我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进入雪域极地——青藏高原，开始了追溯藏医藏药源头、找寻雪域愿望树的心灵之旅。

“将人比作三棵树，/三根共生九树干，/树枝四十又七条，/二万二四常绿叶，/开花生出五异果，/以树为喻根本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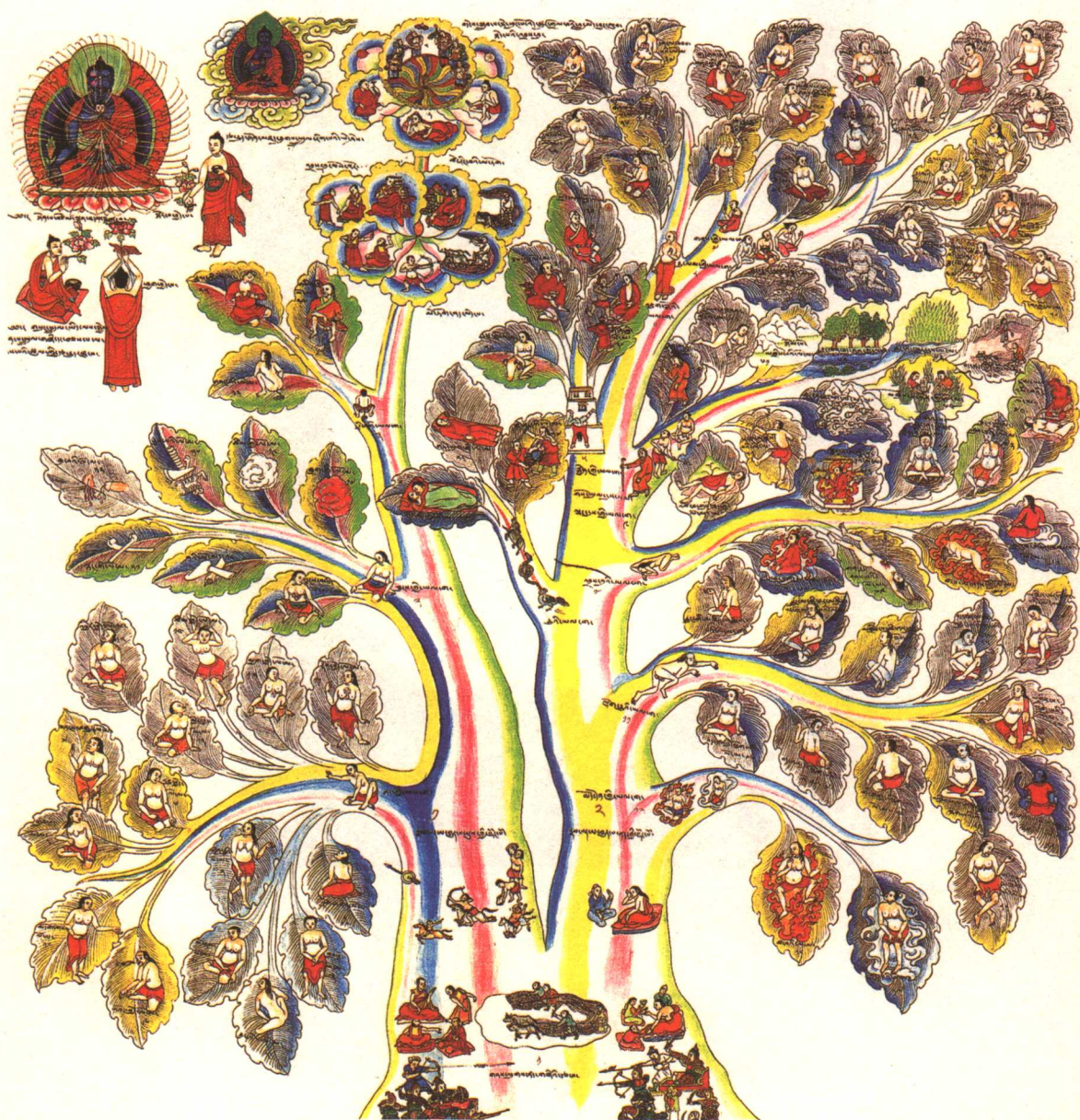
“满树盛开长寿花，/结下法财康三果，/以树为喻宣医道，/堪称精华根本典。”

所谓雪域愿望树，按照伟大而古老的藏医典籍《四部医典》的说法，是将人体健康与否的状态形象化为3棵树，进而表达出藏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对于这3棵象征生命形态的树，藏族人赋予了极其强烈的感情色彩，称之为愿望树，或者叫天堂树和菩提树。

NO.1

穿越 时空

愿 望 树 根 系 何 方



愿望树 形象系统地介绍藏医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理解